

苹果文丛

火车，火车

LUOGE
LUOGE

于怀岸◎著

紧贴和血带泪的不为
主流社会所知的小人物
的命运，传达来自草根阶
层的呐喊和喘息。

苹果文丛

火车，火车

HUO CHE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车, 火车 / 于怀岸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苹果文丛)
ISBN 978-7-5468-0568-9

I. ①火… II. ①于…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8368号

火车, 火车

(苹果文丛)

于怀岸 著

责任编辑: 张慧梓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76(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68-9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自序

辑入这本集子里的十三个短篇，大多是我近几年来新创作的小说，几乎都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过。因为这几年先后出版了《远祭》《想去南方》两个短篇集，另外还将在台湾出一个短篇小说选集《遇害者》，为了不重复，这个集子所选的都是以前集子里没有出现过的。这样说，并不等于这本集子就是选剩的下脚料，事实上，早在前年，我就有意想选编一本关于少年题材（或曰成长小说）的短篇集，可以说这本书里的很多篇章，当初是有意留下来的，等着结集出版的机会。

我做小说近二十年，出版过两部长篇，发表过十余个中篇，短篇大约也有近五十篇，产量不是很高，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特别是初学写作时的试笔之作，很多现在自己看来觉得脸红不已，因此尽管没有结集过，此书都不收录。但由于自己的偏爱或者趣味，与读者的审美肯定存在严重差异，当你拿起此书，若能喜欢其中的十三分之一的文字，我就心满意足了。

前面说过，此书主要辑录的是一些成长小说，写作这里面大部分篇章的时候，我差不多已人到中年了，作为作者的我以是回望的姿态写这些少年们的成长史的，写他们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困顿、苦闷、彷徨，他们的叛逆，他们融入社会的艰辛，他们打量世界的目光和心态，既然已经人到中年，也就少了一些年轻时的尖锐和愤怒，同时也许少了一些敏锐度，但肯定是多了一些宽容和理解，多了一些世事的明了人生的透彻。不过，很多篇什，跟我以前的小说一样，依然冷峻和痛彻。没办法，这些小说里的人物，他们成长几乎与我自己的成长的时间几乎完全叠合，我和“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里熬过来的，“他们”的身上必然会烙上我自己的影子，我在创造“他们”的时候也必然会注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当然，我在创

作手法和叙述方式上还有讲究了一些艺术上的追求和探索，尽量在写作时渗入一些现代小说的技法，尽量写得不太实也不太死。著名评论家贺绍俊先生在评论的我的小说《非正常死亡的人》时说：“于怀岸的文化资源主要不是来自于传统的经典，而是来自民间，也得益于他对西方现代小说营养的吸收。”诚哉斯言。

最后要说的是，这本集子前面的十个小说是以现实描写为主，而后来的三个小说略带了一些荒诞，我是有意这样选编的，这也许就是世界对立的两面：一面是现实的，一面是荒诞的。艺术或者人生也莫不如此吧。

就写这些吧，是为序。

于怀岸

2011 - 10 - 31 下午写于湘西

目 录

火车，火车	1
少林，少林	25
把游戏进行到底	46
开手扶拖拉机去旅行	56
褪毛的猪也会跑	74
左手砍不掉左手	89
红与黑	101
纵火的人	121
反光镜	133
精神病患者的春天	146
张友的意念	156
鬼魂附身过的傻子胡二	168
非正常死亡的人	182

火车，火车

1

赵小明看到闪亮的铁轨那天，是一个温暖的春末的下午，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这样的好天气，站在鸡公山南麓能看到六十里外我们西北县城玉屏峰顶的六角塔。虽然我们从没去过县城，但那塔却是经常看到的，见怪不怪，它在我们眼里比哪吒闹海里李天王手心里托的那个也大不了多少，我们放牛时都懒得看了。那天就是这样，我们把牛赶到鸡公山南麓的坡地上后，我和赵小五躲到一片柏树林里下五子棋，赵小明躲到另一片一株大柏树下看书。我记得他看的是一本地理课本。我们都是初三学生，马上就要中考了。我说的我们就指我和赵小民，不包括赵小五，他小学没毕业就打牛屁股了。赵小五不是读书的料，他爹要他上学，打断了好几根打牛屁股的竹条子，也没把他打回学校去。我和赵小明都准备报考转户口分配工作的中专学校。我们不想考高中，然后上大学，因为我们家里穷，只想尽快拿到铁饭碗。赵小民跟我在白沙中学同一个班，他成绩算拔尖的，在全年级总是前五名。问题是我们白沙中学只是一个乡级中学，每年考上中专的最多也就三四个，一两个的年成也有。再有一个多月就要上考场，赵小明得攒足最后一把劲冲刺一下，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是书不离手，周末在山上放牛也不例外。

我和赵小五一下棋就下入迷了，主要是赵小五的棋艺很好，我老是下

不赢他。我又是个不服输的货，就纠缠着他不放。也不知道我们下了多少盘，阳光斜移，晒到坐在西边的赵小五的背上时，他才站起身来拍打着屁股上的草屑说下不了。我也站起来，朝那株大柏树扫了一眼，发现赵小明已经不在了。我没听到牛铃响，牛已经走远了，赵小明肯定看牛去了。赵小明是个认真负责的好青年，跟他一起放牛特别轻松，可以不管事，牛走一脚他也走一脚，我们只认黄昏时赶牛回家。赵小五也看到赵小明不在了，不慌不忙地褪下松紧裤，露出白嫩的大屁股撒尿。赵小五的一股尿刚飏出来，突然传来赵小明的呼叫声：“小平，小五，快过来看！”

赵小明的声音很大，很洪亮，来得突兀，吓得我和赵小五一个激灵，不约而同地抬头循声而望。赵小明的声音是从上面传下来的，中间隔了一块荒坪和一片小枞树林，我们看不到他人。赵小五嘀咕了一句：“这里又没种粮食，他大喊大叫什么，牛不见了吗？”见我没动，也没作声，他又继续撒尿，提裤子时他也惊叫起来，“日他娘，老子的尿都屙到鞋子上了，昨天我娘赶场才买的白球鞋，被尿沤黄了，她要骂死我的。”

赵小五抱怨声未落，赵小明的声音又叫起来了。这次他叫得更大声，更急促，“快过来呀，你俩快过来，小——平，小——五！”

我给赵小五说：“过去看看吧，莫是赵小明出事了。”我首先想到他可能掉天坑了，刚好抓住一根葛藤，一下子吓傻了，不知道喊救命，只会喊我们过去看。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有一年，我在猫庄水库洗澡，不小心滑进了深水里，一边扑腾一边一个劲地喊娘，当时我娘在家里，隔着三四里地呢。赵小民还有可能是被毒蛇咬了。

我和赵小五飞快地跑过去。我们几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穿过那块荒地，穿过一片枞树林，朝鸡公山顶跑去。我俩跑出红汗白汗，看到赵小明时只差把肺叶气爆炸。赵小民并没有掉进天坑，更没有被毒蛇咬伤，他此刻正站在一块高大的石头上，手搭凉棚，目视远方，一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模样。赵小民听到我们跑动的声音，竟然头也不回地说：“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

赵小五喘着气问：“看到了什么？”

赵小民说：“上来看吧。”

那块大石头重达几十吨，高约两丈，比猫庄的任何一栋房子不会矮，爬上去要费不少工夫。以前我们爬过很多次，早就不愿意爬了。

我说：“那上面能看到什么？”

我和赵小五一边捂着小腹，一边蹲下地去。我们明显是被赵小民这个老实人捉弄了，他叫得那么急促，那么声嘶力竭，只是为了测验我们短跑速度，更可恶的是，我们跑来了，他却一本正经地背对着我们，想日弄我们再爬那块大石头。我们才不会再上当呢。

赵小民等了半晌，见我们没上去，这才回过头来，说：“我看到了铁轨，两条铁轨，它在闪闪发光呢。”

赵小五抬起头说：“你骗鬼吧，这里根本看不到铁轨。”

我也说：“不可能看到铁轨，铁路离我们猫庄有六十里远呢。”

赵小民急了，大声赌咒发誓：“骗你们不得好死，我真的看到了铁轨，两条铁轨从涵洞里伸出来，弯弯的，又伸到山洞里去了，跑过火车的铁轨肯定会磨得光亮光亮的，太阳一照，闪闪发光，过一会儿兴许还能看到火车从洞子里跑出来。”

赵小民说得有板有眼，我和赵小五有些心动了。我们都没看到过铁轨和火车，只知道六十里外有一条铁轨从我们县一个叫皂角的小镇上穿过。这条铁路叫做枝柳线，初建时是作为战备铁路修的，我们猫庄的很多人，包括我爹、赵小五爹和赵小民爹都参加了修建。听我爹说过，这条铁路本来规划是要穿过我们猫庄的，在猫庄建一个小站，由于还没开建就发生了中苏珍宝岛战争，整条铁路全线南移三十公里，硬是把它从猫庄搬到了皂角村，让那个比猫庄还小的小村成了一个集镇。

赵小民又说：“快上来吧，等一下太阳阴了就看到不了。”

赵小五脱了鞋子，挽好裤脚，开始爬那块大石头，石头上有很多尖棱，他怕划破他的新球鞋和裤子。他爬上去后，我也爬了上去。石头顶端是个平台，很宽，站我们三个人绰绰有余。赵小民换了一种姿势，左手叉腰，右手平举，笔直地指向远处的一处山垭，像一幅油画里某位大人物一

样指引我们去看闪亮的铁轨。我们顺着赵小民的手指看去，我首先看到的是一片层峦叠嶂的山峰，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峰像似突然从我们脚底下冒出来的，着实吓了我一跳。接着我看到了几条黄色的蜿蜒盘旋的公路，它们缠绕在一座座大山上，九曲回肠，突隐突现，然后我看到白沙镇高高低低的房子，我们白沙中学也隐匿其中，但我分不清哪一栋是教学楼哪一栋是我们住的宿舍。白沙镇后面是一条蓝色的飘带，轻盈灵动，那是酉水河。我的目光越过酉水河，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全是一片朦胧的雾气，也许是氤氲的水汽。我把上下眼皮拉到最大限度，眼珠子睁得比牛卵子还大，也没有看到赵小民说的闪亮的铁轨。

显然，赵小五也没有看到，他嘀咕着说：“什么卵也看不到啊！”

我接过赵小五的腔，愤愤地说：“狗日的赵小民，你日弄我们呀。”

赵小民回过头看着我们，问：“你们没看到吗？”他又用手指着那个山坳说，“那，在那里呀，它又闪光了，看到了像玻璃片一样发光的两条线状的光芒吗？”

赵小民双目发亮，神色肃穆，一脸的无辜，看他的样子，真不像是故意日弄我和赵小五。我和赵小民再次睁大眼睛，除了一团雾气，我们还是什么也没看到。这时，我一下子醒悟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我虽然没见过真正的铁轨，但我在电视匣子里是见到过的，其实刚才我用脚想一下也能想到，铁轨能有县城的六角塔那么大的吗，六角塔可是高层建筑啊，隔了六十里看起来也只能像颗打蛔虫的宝塔糖。

在鸡公山是不可能看到铁轨的，赵小民一定是发魔怔了。我心里冷了一下，想起一年前，我们上初二时，赵小民有一次失踪了两天。那次他就是跑去看火车去了，不过他最终没看到，他从白沙镇老码头出发，沿酉水河走了二十里路，却被更宽的河面阻隔了。他舍不得过渡的两块钱，又走了一天一夜，走上百里路，走岔了，始终没有走到铁路线上，甚至连铁轨的影子也没见着。他回校后老师严厉地考问过他，他死不开口干什么去了。但他有一天晚上跟我说了，他说是去皂角镇看火车去了，他还说他听到了火车的拉鸣声，那声音高亢雄浑得比猫庄所有的骚水牯发情的喊声还

大，他是隔一座山听到的，声音都有那么大，那么惊人。他说他在那座山上转一天，每次都转回原来的山下，就是翻不过去。

我和赵小五下去后，赵小民一个人还在石头上站了半个时辰，直到满山满坳铺满了金黄色的霞光，二里外的山头都模糊起来，赵小民才下来跟我们一起赶牛回家。

2

赵小民对火车有着远比我们复杂的情感。我们对火车只是充满好奇，就像猫庄开通公路前，我们对汽车的好奇，也像我们现在对从猫庄天空中飞过的飞机的好奇一样。

赵小民不一样，他对火车不仅仅是好奇和向往，甚至有一种仇恨。赵小民曾多次对我说过，他以后要考铁路中专学校，当火车司机，让火车受他驱使和奴役。有一次，他甚至恶狠狠地说，它（指火车）要是不听话，我就把它开下桥去，摔死它个狗日的。赵小民很少像猫庄其他少年那样动不动就说粗鄙话，这是我听到他说过的唯一一次粗鄙话。

赵小民对火车的复杂情感来自于他爹赵成明。

赵成明是我们猫庄最后一批派出去修铁路的两个社员之一。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初，那时赵小民才三岁。赵成明在铁路上干了差不多整整三年，从湖南修到广西，又从广西修回湖南，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枝柳铁路全线铺轨接通后没几天才被人送回猫庄。是真正送回来的，两个白制服的公安送的。赵成明成了一个疯子了。三年前他高高兴兴唱着革命歌曲去修铁路，三年后却是疯疯癫癫地回猫庄的。至于赵成明到底为什么会疯，那两个白制服都没说，他们把人只交到猫庄大队部，让大队书记赵成林送回家的。关于赵成明疯掉的原因，多年来猫庄人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他是在修涵洞时被炮震疯的，也有人说他是在架桥时掉下山涧里摔疯的，更有人猜测他是看上了铁路上的哪个女人，想疯的。直到几年后，同赵成明一起修铁路去的留在了铁路上工作的彭老七回猫庄探亲时才说，其实赵成明是被火车的拉鸣声吓疯的。他说那天是十二月一日，铁路全线铺轨接通

的仪式完工后，很多社员就回家了，但他和赵成明还有另外几个社员被选上了先进代表，还要在皂角站住一段时间，一边跟着铁工人修检路段，一边等着参加二十天后在怀化举行的通车庆典仪式。当时他和赵成明都已经知道了，他们路段的五名先进代表都会被正式招工，招成铁路路段工人，拿绿本子，吃国家粮，领国家工资。所以那天他们都很兴奋，通轨庆典上都喝了酒。他和赵久明都喝多了，回工棚他倒头就睡了，一觉醒来，他发现日落西山，还看到站台上停着一辆火车，围着很多人观看。他走出工棚才知道其实只是一个火车头，应该是从别处开来试轨的。彭老七说，虽然他们在铁路上干了差不多三年，但从没有看到过火车，火车头也一样，他们一直在深山老林里打洞和架桥，别说火车，连汽车都很少见到，修路物质全靠肩挑背负到工地上的。他也赶紧出了工棚，往站台上跑去。那是一辆东方红号火车头，浑身漆黑，像个庞然大物似的卧在铁轨上，那些人爬在火车头上就像一堵墙壁上的几只壁虎似的细小。彭老七跑到站台上时，看到赵明久站在车头的一块翘起来像个大铲子一样的铁板上，他整张脸都凑在冰冷的车身上去了，一双手也没空着，这里摸摸，那里摸摸，赵成明那是兴奋，很快他就要做铁路工人了，就要一辈子与铁轨和火车打交道，他想好好地摸摸火车头。彭老七说，他跑上站台，距离火车头还有百来步时，突然，火车头像发疯了似的传来一声号叫，呜——

那声音高亢、雄浑、歇斯底里，震得人耳朵一阵阵发麻。

接着又是连续三声：呜——呜——呜——，火车头像一个巨大的打屁虫一样，霎时被一团浓重的烟雾包裹了。火车第一声拉鸣时，彭老七就看到很多爬在上面的人纷纷惊骇得往下跳，直到火车第三声拉鸣时，他才看到赵明成从一团浓烟里跌了不来，摔倒在铁轨的枕木上。

赵成明虽是仰面倒下的，只是后脑勺在枕木上撞了一个包，几乎不需要什么包扎，但到晚上他就发起了高烧。打了一夜点滴，烧退了，他这个人却痴痴呆呆了。工友们都说他是被火车的拉鸣声吓傻，赵明久也不跟别人争论，第二天就一个人卷被窝搬出了工棚，住进山上一片树林子里，领导请他回去也不回，叫人给他送饭他也不吃。领导一下子急了，十二月

大冬天的，夜里有零下三四度，怕他冻死，也怕他饿死，命人把他绑回工棚。赵久明一回工棚，就大喊大叫，吵闹不止。骂领导，骂工友，也骂更出格的话。工友们这才明白赵成明疯了，叫来卫生队的人送医院去，路段的领导说，又不是工伤事故，送什么医院，是他这个人废了，还是送回去吧。

赵成明从回来那天起就没走出过家门。他一个住在家里的吊脚楼上，不喊不叫不哭不闹，也不跟赵小民母子同锅造食，他自己搞个小鼎罐小砂锅，在楼上生火做饭，除了屙屎撒尿，他连楼都不下。当然更不能种田做菜，他的米、油和蔬菜都是赵小燕和赵小民姐弟送上楼去的。赵成明在他家的吊脚楼上已经蜗居了十多年，到现在都不肯下楼。现在我们猫庄很多人，主要是像我们这样十六七岁的孩子，都以为赵小燕赵小民姐弟没有父亲，是个孤儿呢，因为这些人从没看到过他们的父亲，也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他们的父亲，包括赵小民的娘苏三妹，也从不在人前提赵成明，仿佛她也把他忘记了。哪怕就是住他家隔壁，又经常去他家里玩的我，一年也碰不到一次赵成明，专门想看他也看不到。赵成明每次上楼后就会把梯子收上去，只有他自己要下来方便时才会放梯子，而他从来不在白天下楼的，就连生火做饭也是半夜三更，我哪夜若是半夜里起来上茅厕，准能看到他家的吊脚楼上火光跃动。唯一能够经常见到赵成明的只有赵小民，从十二岁赵小民能不用梯子爬得上楼后，每次放学回家都要爬上楼去看看他爹。赵成明跟谁都不说话，也只跟儿子赵小民说。他们在楼上说话噤噤嘍嘍的，细声细语，没人听得清。

3

回校后，赵小民天天认真学习，努力拼搏。这时候课都上完了，学生们主要是自由复习。我们白沙中学是乡级中学，管理混乱，不说社会青年随便就可以来教室里找人、滋事，就是那些差生们也整节课闹哄哄的，抽烟，说话，唱歌，你出我进，整个教室就像赶场一样。白沙中学的学生绝大多数一毕业就走上社会，考不上中专，也不会考高中，离白沙乡最近的

高中有三十公里，县七中，升学率年年是零，没人会去做三年无用功。这些学生反正升学无望，马上就要踏入社会了，他们无所谓，也就不遵守学校纪律。所以我们成绩好点的，真正想考学的都不在教室里自习。去寝室也不行，比教室还吵，我们一般都去学校后面一个小山包的树林里。那片树林古木参天，有几十亩大一片林荫，不仅空气新鲜，而且安静，容纳十多个学生复习，可以互不影响。白沙中学真正想考学的毕业生还不到十个呢。

我和赵小民每天天刚放亮就去那片树林。我们要走十五分钟，到了树林里刚好天光大亮。我们先在树林外看书背诵，等太阳出来后，再转移到树林里去，那时林子里就亮堂了，到吃午饭时回校吃饭，然后下午再来。每次我们都在自己特定的一株大树下复习，赵小民演算数理化公式，我则背历史政治题答案。我的数理化比赵小民好，但学习没赵小民勤奋，他早就把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课目背得滚烂熟。我们学习的时候，我的背诵老是被赵小民打断，他一碰上不会做的数理化题目，不管我是不是正背的人迷，立即屁颠颠地跑过来问我，我只好放下课本，耐心地给他解答。其实我自己考中专的愿意并不比赵小民弱，因为我家跟他家一样的穷，甚至比他家还困难，我家人口比他家多两倍以上，爷爷和母亲都是病号，常年要煨两个药罐子。我就是考得上县一中，估计家里不会再盘我了。没钱啊！

虽然我的时间很宝贵，谁让我跟赵小民是堂兄弟呢，他问我难道可以不理吗？

赵小民真把最后的一个多月当成了短跑冲刺。他不但白天认真复习，晚上也很刻苦，从来都是最后一个下晚自习，几乎准时踩着熄灯铃声进的寝室。后来我听老师在课堂上不点名表扬班上一位同学，说他半夜里都在厕所里看书，我对赵小民看了一眼，他马上转过脸去了。其实他不转脸我也知道是表扬谁，我虽然睡觉从来是一挨床铺就能睡到大天亮，但我猜也猜得出毕业班像那样刻苦的只会是赵小民。

一天是早上，太阳刚出来不久，我正在树下读背中国历代朝代表，赵小民突然叫我：“小平，你信不信？”

我头也没抬地说：“什么信不信？”

赵小民说：“我又看到铁轨了，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抬头看。赵小民站在一条土坎上，周围都是树林，那个地方我也站过不知多少次，我喜欢在那里撒尿，土坎下面是一块大石板，尿线落下去铮铮作响，清脆悦耳。再下面不到十米，就是宽阔的酉水河面。但我知道在这里不大可能看得到铁轨，隔铁路线差不多二十公里呢。

我想起半年月前赵小民在鸡公山那一幕，心里琢磨赵小民是不是又在捉弄我。

赵小民笔直地站在那里，还像上次一样，他不再回头跟我说话，我只好过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走出树林，来到那个小土坪，我就晓得在这里根本不可能看到铁轨，因为赵小民面对的是东南方向，此刻是逆光，太阳光正从那边强烈地照耀过来，不但人的眼睛花花的，远处的山头也一片霞光，就是酉水河对岸有一栋大建筑都难以看清楚，更别说一条小小的铁轨线。

我走上去摸了摸赵小民的额头，故意开玩笑说：“你没发烧吧？”

赵小民说：“你才发烧呢。”

我怀疑赵小民心理压力太大，从而出现幻觉，我不好点破，就给他说明：“你不能那样死搞，看书看到半夜，没有什么效率，要注意休息。”

赵小民说：“笨鸟先飞，考上了中专就好了。我爹常给我说，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

赵小民一提到他爹，就两眼发光。

赵小民的刻苦没有多白费，五月上旬县里举行的中专资格统考，他果然考上了。这个统考虽然不是正式的中考，但对想考中专的毕业生至关重要，只有考上了才有资格报考中专学校。否则，就没资格了。这次统考，我们白沙中学只考上四个人，我和赵小民都榜上有名。

赵小民兴奋了三四天，很快就变得忧心忡忡了。据从县里参加阅卷的班主任向老师说，这次白沙中学考得一点也不理想，全县砍了中专资格考生一百九十六人，比去年多出了二十个名额，但白沙中学却只上线四个，

比去年还少一个。向老师还说，今年全县只录取九十八个中专生，包括部属省属和地区中专学校的全部名额。他说他在县里看了这次统考成绩，白沙中学这次取得资格的四名考生没有一个人进入前八十名，成绩最好的赵小平只考得五百六十二分，刚好排在八十一名，其他三个考生都没有进入前一百名。向老师又说，当然大家也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这次统考的题目要比真正的中考深得多，每年的中考都不会出像这次统考这么偏的题。学校的想法是今年我们保住两名中专生，当然，更要争取四名考生全部全能考上。考不上中专，也得多争取几名考上县一中。

赵小民的成绩只有五百三十八分，排在一百五十多名。

统考取得资格后，能不能考上，关键是填志愿。去年白沙中学五个考生考上了四个，就是他们志愿都填得低，考的就是我们县民师。我们县民师招收的名额多，每年有三四十个，再之，县里那些一中二中的尖子生，眼睛都盯着外面的部属和省属，他们不会考本县的中专，竞争相对不大。县民师一般也就是差生们的竞争。要知道，一中二中很多尖子生抱的是这种心态，没考上好的中专，就继续上高中，考大学，实在是家庭贫困的，退而求其次，也会报考地区的中专。我填志愿的时候就犹豫了好多天，决定不下。以我现在的成绩，只要不考失意——譬如会做的不做错，作文不走题，考县民师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至于部属，那是不敢想的，省属要靠撞，如果能超常发挥，也许考得上，但那样风险太大。班主任向老师建议我报省属，他是要保住白沙中学一个省属的名额。虽然他建议我填的农机校不是什么热门学校，竞争不会像石化、铁路、邮电学校那么激烈，但我心里还是没有底。

我也思考得越远越好，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强烈的渴望。犹豫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我自己打败了自己，不敢报省属学校，报了州民师。

赵小民报的是铁路学校。不是他自己告诉我的，是班主任向老师给我说的。我填完志愿的第二天，也就是填报志愿截止的前一天，向老师把我叫去他的宿舍，拿出志愿表说：“你劝劝赵小民吧，他要考省属的，悬啊！现在改报还来得及。”

我早就晓得了赵小民会填省属的铁路专科学校。我们州虽然有铁路，州里却没有铁路学校。省属中专，又是热门，说实话，我连想都不敢想。赵小民填报这个自愿，他是豁出去了。

向老师又说：“我劝他填县民师，把握大一些。他虽然这几个月很刻苦，很努力，毕竟底子薄，就是吹猪，一二十天也吹不肥。”

我说：“赵小民不想上民师，他想上铁路学校，当火车司机。”

向老师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怎么就不明白，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如果考不上，他这几年书就白读了，还得回家打牛屁股，我给你讲，明年很可能上面会取消复读生报考中专的资格。以他的底子，也很难考上县一中，上大学几乎没希望。你去劝劝他吧。我让他回家跟大人商量一下，你们是堂兄弟，你跟他一起回去，做一下他父母的工作，他们也不想孩子因为好高骛远而考不上学吧。记得明天上午一定要赶回来，下午学校要把志愿表送到县里去。”

我找到赵小民时，他正在宿舍里睡觉。侧着身子，背对着我，我叫了他几声他都没应。我知道他没有睡着，他的脊背在不停地起伏。他正盯着墙壁上的斑点或者闭着眼睛，冥想刚刚填的志愿的后果。

我摇了摇他的身子，说：“向老师让我们回去一趟，去不去？”

赵小民知道我的意思，他说：“我不回去了，回去有什么商量的，是我爹让我报的，他一定要我考上铁路学校，让我当上火车司机。”

我愣了一下，我想到了赵小民考铁路学校的强烈愿望肯定来自于他爹，但没想到就是他爹要他考的。我确实替赵小民担心，我的担心跟向老师的肯定不同，他想到更多的是学校的声誉，我担心的是赵小民的前途。作为堂兄弟，作为八年的老同学，我希望赵小民能稳稳妥妥地考上中专，吃上国家粮，我不愿意看到赵小民名落孙山，沦为像赵小五那样打牛屁股，一辈子勤扒苦做还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村人。我说：“你还是好好想想，要不我陪你回去问问你娘，让她给拿主意。”

赵小民幽幽地说：“我娘除了做工夫，她晓得什么，她还不是听我爹的。”